

## 值得現代父母深思的問題

父母的陪伴越來越少，「蘇菲亞的孩子」越來越多

文/黃惠娟

現代的有錢父母捨得花錢請印傭、補英文、上最貴的安親班，卻沒時間陪孩子……他們以為已經給了孩子全世界，卻為何最終失去孩子的心，也輸掉孩子的競爭力？

每天晚上，小學二年級的 Angus，都必須坐在桌子前面，做一件一般小學生不會做的事情：撿綠豆。把一顆、一顆的小豆子，從一個碗裡撿起來，放到另一個碗裡。綠豆很小，反覆的做很無聊，有時候 Angus 會哭著跟媽媽說：「我不要撿了！」媽媽有時候會把綠豆改成花生米，但是 Angus 還是要每天晚上撿豆子。

這不是個虛構的童話，也不是個虐兒的故事。撿綠豆，對於 Angus 是非常重要的訓練，因為他的手指肌肉缺乏拉動，不聽大腦指揮。

Angus 的媽媽，在人壽工作的李小姐，在孩子一歲的時候，就請了一位外傭打點家中大小事；Angus 吃飯太慢，泰傭會餵；東西掉了，泰傭跟在後頭收拾；Angus 出門時往板凳一坐兩腿一伸，鞋襪就自動套上腳。爸爸雖曾提議要讓孩子學習自理、做家事，但媽媽卻以「請傭人卻不讓他做事太浪費了」的理由峻拒。一路被伺候長大的 Angus，上了光復國小後，先是安親班老師發現她的功課總是做不完，隨後級任老師也發現，她寫字速度慢得異常，後來醫生檢查，才發現 Angus 是因為太少自己動手，出現了手指肌肉無力的問題。Angus 也因此挫折不已，開始頻咬指甲，越來越排拒寫字……

為了矯正這個症狀，李小姐現在每天要親自陪孩子做撿綠豆遊戲，工作則形同半停擺狀態，彷彿過去少陪的時間要一一補回似的。更沒想到，矯正半年後，卻又發現 Angus 還得了 ADD（注意力缺陷過動症），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，更令她擔心的是，小 Angus 一歲的弟弟也同樣有手指拉動不順的問題。讓她不禁反省自己過去讓外傭照顧孩子的決定是不是錯的。

### · 第一種代理父母：外傭 孩子語言表達、自理能力出狀況

三十五歲的單親媽媽溫于惠經營一家廣告公司，也有一個寶貝女兒 Luka。溫于惠平日以賓士及富豪汽車輪流代步，對 Luka 也從不吝嗇。再一個月即將滿五歲的 Luka，每星期會收到媽媽送的一個芭比娃娃；她就讀內湖區最貴的全美語幼稚園，每月光是學費就要交掉兩萬二，為了讓她擠入即將開張的明星學區麗湖小學，還在內湖買了新家。

溫于惠什麼都幫孩子預先規畫，唯一做不到的，是擠出多一點時間陪女兒，只能請個印傭二十四小時陪伴。Luka 快三歲才會說話，雖然印傭走後 Luka 不再老是一開口就嘰哩咕嚕冒出印尼語，但幼稚園老師還是發現，一串英文字到她口中，不論怎麼努力，就是不容易發清楚；心一急，唾沫就會細細流出，反而招致同學無情的取笑。

有錢給孩子最好的物質環境，卻沒時間陪孩子；在台灣進入少子化的年代，父母可以給孩子的時間卻反而變少。據主計處估計，台灣雙薪家庭（即夫妻兩人皆工作）占所有家庭戶數的四四·二%，若再加上超過一成的單親家庭，可以說有五成以上的家庭，極難全心照顧孩子。有錢無閒的父母湧現，各色「代理父母」也出現在我們社會，開始提供各色養育孩子的服務。

早年，台灣的小學到了中午，會出現許多幫孩子送便當的媽媽。現在，台灣的明星國小放學門口最新出現的景象，是幫孩子背書包、拎便當盒的瑪莉亞、蘇菲亞。

外籍傭人，已經成為台灣白領階層小孩很重要的代理父母。

根據勞委會九十二年的資料顯示，合法引進的外籍幫傭和外籍監護工總計十四萬四千名，其中絕大多數的監護工必須「一兼兩顧」，順便看顧小孩。其中，光是台北市就有兩萬多個家庭共聘用三萬五千多名外傭。

外傭帶小孩，早期有人以為可以增進孩子的英文程度。不過，隨著時間日久，各種副作用在孩子身上顯現，家長才發現，各種問題無奇不有。

例如，溫于惠的孩子 Luka 第一個出現的問題就是語言遲緩現象。而這是導因於父母沒有跟孩子說話，孩子欠缺模仿對象，刺激不足的結果。比台灣更早引入外傭、外傭比例也高達一成的香港就發現，香港有八%到一二%的兒童，有各種語言能力的障礙，包括發音欠準、詞彙不足、語法結構紊亂和語言交談困難等，而這些將嚴重影響兒童未來學業、社交甚至智能的發展。

外傭侍奉得無微不至的另一個副作用，是小主人因五體不勤，自理能力出狀況。

例如，Luka 的阿姨就發現，她吃完東西後會把果皮或包裝紙順手丟給旁人，東西掉了也從不彎腰撿起，要出門時，經常會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兩腳懸著，想要別人幫忙著襪穿鞋，自理能力幾乎是零。大姨說，可能是過去外傭怕她媽媽責罵，一路侍奉得太周到，給她養成的壞習慣。

外傭密不透風的照顧，引發的另一個現象，是造就一批「眼高手低」的小主人。

台北市外傭密集度最高的大安區仁愛國小，七點四十五分上課尖峰時間，常見黑頭車一部、一部，送來了一個個小主人，後面跟著一個背著書包、水壺、運動袋的外傭，一路跟到教室門口。「外傭不僅是挑扶，還是宅急便，東西沒帶火速送來，學生一副『I am your boss.』的神氣，」一年一班的級任老師王美蘭說。

王美蘭說，開學後她發現班上三十五名同學中，高達五分之一的小孩是外傭在照顧，而相處一段時日後她發現七個小朋友的共通點，就是被動、自理能力低落、合群性較低，也較無法一個人解決問題。「你叫他掃地時，他會說：『你幫我做啦，我明天送你東西』；做錯事處罰他時，他會先狠狠瞪你一眼，彷彿你借了什麼膽，」她說。

這個現象引發王美蘭的好奇，進而帶學生製作一個「異國好幫手，外籍幫傭在台灣」的計畫，並獲得網界博覽會金獎。根據王美蘭的調查，仁愛國小全校三千四百多名學生中，合計共有四百五十四位小朋友家中有外傭，平均每班有四到五位。

不過，最讓她擔心的是，她發現有些孩子會當著媽媽的面，亂告外傭的狀。「孩子若從小不養成尊重人的態度，不矯正說謊的習慣，到高年級就很難改了，」她說。

仁愛國小校長楊宗憲很支持王美蘭的研究。他說，小學是扎根的時期，如果基本德性及能力沒有養成，未來的EQ及挫折容忍力一定低。「挫折容忍力低的孩子，易變成異常人格，會為整個社會、家庭及個人帶來傷害，」仁愛國小校長楊宗憲說。

#### · 二第種代理父母：安親班 父母逃避教養責任，孩子行為開始偏差

孩子進入小學後，第二種「代理父母」安親班就緊跟著浮出檯面。

根據內政部兒童局在民國九十年做的《兒童生活狀況調查報告》指出，在學兒童放學後到晚飯前這段時間，兒童回家有大人照顧者占七四·七%，較民國八十四年下降八·六個百分點。

反之，由「代理父母」照顧的數字遽揚。包括課輔、上才藝班，占二七·五%；保母照顧占一四·一%，甚至有四%回家完全沒有大人照顧。

固然安親班協助了上班族父母兒童下課後照護的需求，對很多家庭帶來正面的幫助，但卻也有越來越多父母，用安親班來逃避自己養育的責任。

彩琳在永和經營一家安親班，自己有一個六歲的兒子。近五年來，她發現父母要求安親班老師長時間代為照顧孩子的狀況日益頻繁。

有些家長讓孩子「寄住」天數可以到一個星期，甚至有個小孩乾脆白天在她安親班上課，晚上跟她回家住，長達兩年。最高紀錄是她家裡一次被托了三個小孩。彩琳是虔誠的基督徒，「星期天要上教堂，還有偶爾要回南部娘家，只好帶著一起走，被我爸爸罵得要死，他說：『這樣責任很重，你知不知道？』」她笑笑說：「我反正就是盡量，就當是他媽媽的備胎。」

揚志(化名)今年小學五年級，四歲開始就一路住在彩琳家。到孩子小一時，彩琳考慮到孩子有很多功課需要家長的互動，好意建議讓揚志回家住，但揚志的父母卻把他又丟給外婆，「結果孩子身上出現三種個性，在我家半夜不會尿床，在外婆家卻夢遊起床到處尿……孩子很聰明，他知道跟不同人互動，要用不同的方法，」彩琳說。

揚志功課不錯，但人際互動是他的致命傷。最近，學校老師發現，揚志有嚴重的暴力傾向；從小三、小四開始，就有偷東西的行為，通知媽媽卻也無力時時盯著孩子…

心理分析學家艾力克森(Erik Erikson)曾提出一個理論，認為一個人生命中必定會經歷八個階段，其中前五個階段，都會在十八歲以前經歷。

根據艾力克森的理論，零到一歲是建立信任感及安全感的重要時期，孩子隨時找父母隨時都找得到，就能得到充分的安全感。

二到三歲須建立自主性，亦即可開始訓練孩子簡單的自理能力，以為未來自我控制能力的基礎，四到五歲是主動感，亦即孩子在嘗試作肢體或智能的各種學習時，必須給予正面的稱讚、肯定，才會鼓舞他繼續向外界伸出探索的小手。至於六到十一歲，則需奠定閱讀、學習或是協助做家务的習慣。這些都需要父母花時間觀察、陪伴、傾聽，更無法藉由代理父母來執行。

· 第三種代理父母：電腦 一旦上網成癮，難再拉回正軌

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黃迺毓指出，現代父母很矛盾，為了讓孩子更多才多藝，必須賺更多錢，為了賺更多錢，就越沒有時間陪小孩，把父母的角色交給「代理父母」。結果，每天回家後簽完聯絡簿就睡覺，完全沒有溝通時間，「孩子出狀況時，父母往往是最後一個知道，」黃迺毓觀察。

前一陣子的娛樂新聞，曾經報導藝人成龍，當年忙於工作，竟然連兒子已經小學畢業了都不知道，有一次還興匆匆的跑到小學要接兒子放學。這樣的例子或許極端，但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在九十二年年底發布的「台北市少年生活狀況及價值觀調查」中發現，十二到十八歲的少年，一天內有高達二三·七%的少年不曾和父親說話，說話時間在十五分鐘內的有三五·八%。

少輔會督導張淑惠指出，父母不陪伴孩子，孩子還小時，還只會被動的坐在電視機前，上了國中後，就會自己找人陪了。而網路世界就是孩子最可能去找，但卻是最難掌握、破壞力最強的第三種「代理父母」。少輔會近三年來，把資源及輔導重點轉至「網路成癮」的行為研究。「孩子回家後就躲到電腦前面，父母還覺得很欣慰，一直到成癮症狀出現，孩子已很難再拉回正軌，」張淑惠說。

致中(化名)原來是班上前十名的孩子，國二時還擔任班長。致中對自己的期望很高，學業要名列前茅，也期望做個出色的班長。學期中後，致中對身為班長卻無能為力管好班上的秩序感到很挫折，心中一直悶悶不樂。

平常很少跟致中交談的爸媽，並沒有發現致中挫折的情緒，只發覺他最近回家都沒什麼胃口，房門一關，宣稱要用電腦做功課，就閉門不出。爸媽也不以為意，還體貼的將飯菜送至房中。漸漸的，致中經常早上會起不來，有時根本就聲稱肚子痛不想去上課，一直到段考一落千丈，才發現孩子整夜都掛在電腦前面。致中的父母並沒有深入去了解兒子的問題，便逕自將家中的電腦收起來，沒想到以往個性溫和的兒子，找不到電腦後，開始大吼大叫，發狂似的拿起電視、花瓶亂砸一通，連祖宗牌位都被砸得落花流水……

張淑惠分析，就像吸海洛因一樣，網路成癮症者，「你一旦不讓他碰電腦，行為就失控了，」張淑惠說。

全台第一個開設網路成癮特別門診的高雄醫學院醫師柯志鴻，就發現門診病人平均年齡早已從大學生往下移轉到國中及高中學生。柯志鴻針對高雄地區一千多位國中、高中學生進行訪談，結果很驚人。「五%到一〇%的受訪者，有網路行為失控問題，」柯志鴻說。

現代的父母，常花大錢想透過外在的力量、訓練，增加孩子的未來競爭力，但當孩子缺乏陪伴，他們可能悄悄的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，父母卻無從察覺。

陽明大學認知神經心理學實驗室教授洪蘭指出，孩子在六歲以前，最需要的是安全感。她舉一九五六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靈長類學者哈洛 ( Harry Harlow ) 做了一個實驗，讓小猴子在兩個「代母」之間選擇。結果發現，小猴子寧可選擇沒有奶瓶但可提供安全感的絨布媽媽，而非有奶瓶但冰冷的鐵絲媽媽。

一個永遠讓孩子隨時都找得到父母，就是安全感的來源，也是所有人格的基礎。「有安全感，孩子就敢到外面闖天下，」她說。「孩子小時候，你不讓他隨時找得到你，等到孩子進入青春期後，出事就不找你了。」

· 孩子缺乏陪伴，輸在起跑點 贏了財富輸了孩子，成功意義何在？

多數親子專家都同意，十二歲小學畢業前倘若根基沒有打好，不論是學習的規律、自制力或是安全感，國中之後要調整即極為困難。這些根基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每天的陪伴、傾聽與談話。為了因應忙碌的雙薪家庭，兒童福利聯盟甚至提出一個「三三三專案」——每天至少：擁抱三十秒鐘、聆聽三分鐘、陪伴三十分鐘。「父母陪伴太少的結果，孩子長大後，也不易與人建立親密的關係。」兒盟執行長王育敏說。陪伴三十分鐘，不過是每天看一部連續劇二分之一的時間，但有多少家長做得到？

在一間精緻用心的高級療養院裡，年輕的醫學院實習生發現一位老先生經常性的沉默不語。費心打聽，才知道老先生曾是叱咤一時的企業家，如今老先生終日憂鬱，盼望著繼承事業的兒子能夠移步來探探他，卻始終不能如願。善良的實習生輾轉聯絡上企業家的兒子，數度去電，告知父親的渴望，第二代企業家卻始終以事業繁忙為由推辭。老先生聞訊後嘆了口氣說：「你們別忙了！我是自作自受，誰叫我在他們年輕的時候，都讓他們給傭人帶…」

這是洪蘭親耳由實習生那裡聽來的故事。令人唏噓，也令人深思。

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在千禧年時，曾公布台灣孩子這一世紀將面臨的十大挑戰，前兩項即為「成長的環境日益不安全和恐懼」及「家庭的功能逐漸失去保護傘作用」。如果因為缺乏陪伴，孩子成長出現差池，父母的成功與財富又有什麼意義？

如果，台灣有越來越多孩子的成長缺乏父母陪伴，台灣的競爭力，終究將產生何等危機？